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七十九回 蔡太師班師媚賊 楊義士旅店除奸

卻說宋江大怒，要斬梁世杰夫婦。吳用忙勸住道：「哥哥容稟：王定六、郁保四已死，韓滔兄弟尚在他處，今殺了他女婿、女兒，蔡京絕望，必將韓滔傷害。不如留他兩條命，誘他放回韓滔，再作商議。且差人去責問蔡京為何背盟，他若不明道理，再斬二人不遲。」宋江便將梁世杰夫婦叫到面前喝罵，嚇得夫妻二人伏在地上抖做一堆。吳用道：「你二人快寫信去，問蔡京為何背盟！」梁世杰道：「……奴……奴才就寫。」夫妻二人就在階前，鋪紙磨墨，脛搭搭的寫完，呈上與宋江看了。宋江又指二人罵道：「看你丈人老兒此番對答何如，倘不在理，便立宰你兩顆驢頭，祭我的大將！」喝叫：「牽去，著楊索二位頭領處管押。」又發一角移文，並梁世杰夫妻的手書，差人齎去蔡京。還未送到，早接到蔡京的差官送來韓滔，並王郁兩顆首級。宋江喚入，差官伏地請罪，呈上書信。宋江怒忿忿地拆信看了，雙眉豎起，大罵道：「蔡京奸賊，安敢欺我！我倒有心放還他女婿、女兒，他反奪我城池，傷我大將，怎說得過？」差官磕頭不止道：「請大王息怒，容稟：太師實不敢背盟，實因路隔遙遠，軍令招呼不及，以致誤傷頭領。今太師自知理屈愆重，特差小官膝行請罪，倘蒙赦回了貴人、縣君，太師情願送還嘉祥縣、南旺營，已囑咐了該處官吏，大兵到時，一鼓可下。」言未畢，宋江愈怒，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我等一百八位好漢，替天行道，義同生死，不爭被你們一起傷損我兩個，此仇豈有不報。誰稀罕你還嘉祥縣、南旺營！」便傳令：「立斬梁世杰夫妻，將兩個驢頭付他帶回，著蔡京來，刻日交兵。」差官未及開言，只見吳用、公孫勝一齊諫道：「請哥哥息怒。此事委實不干蔡京之罪，但他只如此陪禮，卻不能輕恕。梁世杰夫妻且暫免其死，監禁在這裡，問蔡京如何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既如此，且看二位軍師面上，蔡京須要依我三件事，便送女兒、女婿還他。半件有違，教他休想！」差官道：「莫說三件，三〇件都依了。」宋江道：「一件，還我嘉祥、南旺，自不必說；一件，仍要〇萬金珠，作王定六、郁保四祭奠之禮；一件，三個月內，就要雲天彪、楊騰蛟二人的首級照面。這三件趁早去說，等你回話。」差官諾諾連聲，奔回去見蔡京。沒多日，差官轉來說：「三件事，太師都依了。只是雲天彪是種師道得意之人，種師道在官家前最有臉面。雲天彪得他庇護，根基深厚，搖撼不得，只可覷機會下手，亦不過弄他落職。若取他首級，太師怕不肯，實恐力不能及。至於楊騰蛟首級，必當獻上。」宋江道：「既這般說，也罷。只是你太師反覆不常，今把梁太守夫妻權居在我處，我佛眼看他。教你太師放心，等他三件事完畢，再還他不遲。」那差官那敢再說，只得領了言語，回覆蔡京去了。

卻說蔡京因梁山泊變卦，深恨雲天彪入骨。及差官回營，聽了宋江這番言語，又見女兒、女婿仍討不到手，一發憤恨，與心腹謀士商議道：「雲天彪那廝，仗著老種的勢，枉是動搖他不得。楊騰蛟卻好收拾，我想不如取他這裡來殺了他，將首級把與宋江，換我女兒，件件依他到底，看他還有何說！」那謀士道：「弄他這裡來，若尋事殺他，恐多延時日，且又費事；若暗地害他，又恐耳目眾多。太師不如差心腹勇士去取他，伴他同來，只就路上如此行事，豈不機密？」蔡京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便喚那心腹勇士劉世讓，吩咐道：「與你令箭一枝，札論一封，到嘉祥縣，問雲天彪討取義民楊騰蛟來大營聽用。到半路上，須如此結果他性命。首級不必將來，便同此書信，送至梁山上宋江處，回京來繳令，自有重賞。切切不可洩漏，首級休教腐爛，不得有。也不必帶伴當，恐走風聲。」劉世讓道：「聞知楊騰蛟那廝武藝也得了，小人獨自一個，恐降他不落。且不能禁他不帶伴當來。小人意見。有一個兄弟叫做劉二，也有些武藝，做事靈便。不如教他扮做伴當，同了人去，也好做個幫手。」蔡京道：「可行則行，須要小心。」便將劉二叫來看，即便准行。劉世讓弟兄兩個當時收拾起，領了令箭公文，投奔嘉祥縣來。

蔡京班師回朝，不日到了東京，面聖謝恩，同童貫賈用比為奸。官家竟被他們瞞過，只道真有瘟疫。不日，河北制置使奏到梁世杰中途失陷的本章，天子怒道：「這廝敢如此無狀，且待將士休息，朕當親統六師，剿滅此賊。」原來天子不知蔡京、梁世杰是翁婿。況且河北制置使的奏章故意遲延日期，天子如何想得到。朝中有曉得的，都畏蔡京的勢，無人敢言。蔡京竟把收復嘉祥縣、南旺營，斬王定六、郁保四的功勞，盡行冒了去。只將擒韓滔的功，歸於雲天彪等，僅奏請加了一級。官兵將弁，毫無獎勵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雲天彪在嘉祥，等候新任文武官弁到來，即將兵符印信錢糧倉庫城池地方都交代了，對楊騰蛟道：「足下忘生舍死，建此奇功，蔡京竟置之不問，且連軍士兒郎們的犒賞，半點僅無，人人怨嗟。我也恐青雲山、猿臂寨兩處的盜賊，乘我不在景陽鎮，竊發滋事，須得早回。這裡嘉祥縣、南旺營兩處，是梁山泊必爭之地。我看那兩個官員，都是蔡京之黨，那廝們害百姓有餘，御強盜不足。你若仍歸南旺營，日後必受人謀害。南旺營的百姓也甚可憐，我已曉諭他們都遷移了，省得遭梁山蹂躪，只恐有根生土養的一時遷移不得。足下只有一個人，如不見棄，何不同下官到景陽鎮去，日後圖個出身。下官得足下相助，多少幸甚。」楊騰蛟聽罷，再拜流涕道：「小人蒙思相抬舉，願終身執鞭隨轡。只是小人昨夜得了一個怪夢，夢見一個黑面虬髯的大將，手持青龍偃月刀，好象關王駕前的周將軍模樣，對小人說道：『你有大難到，切戒不可飲酒，不可帶伴當，放心前去，臨時我來救你。』說罷驚醒，滿屋異香，卻不知何故。」雲天彪想了想，也解不出。

正說話間，忽報蔡太師有令箭差官到。天彪接入，拆看了公文，知是要楊騰蛟「赴京授職，毋得觀望」等語。雲天彪也一時不道是計，甚是歡喜，便繕了申覆文書，叫楊騰蛟收拾起，同了劉世讓起身。天彪吩咐楊騰蛟道：「足下一路保重。我想你所說之夢，莫非應在此行。你就不可帶伴當，從此戒了酒。只是你有功無罪，又且與蔡京無仇，不成他來害你？但是此輩心胸亦不可測，你到了東京，見風色不好，即便退步，到我處來。」騰蛟頓首拜謝道：「恩相放心，便是蔡京肯用小人，小人亦不願在他那裡，今日只是令不可違。小人到京，不論有無一官半職，誓必辭了，仍來投托麾下，使肝膽塗地，也不推卻。」天彪大悅，又取三百兩銀子送與騰蛟作盤費，又贈良馬一匹、寶刀一口。騰蛟都收了，拜辭了天彪，當時提了那柄金蘸開山斧，跨了那口寶刀，同劉世讓都上了頭口，起身往東京去。

雲天彪公事都畢，仍帶了那五百名砍刀手，回景陽鎮去。眾官兵百姓都捨不得天彪，沿途大擺隊伍，扶老攜幼的相送，哭聲震野。天彪在馬上也灑淚不止。那天彪所分一半大兵，得蔡京號令，只等山東制置使堵御兵到，都隨了本部將領回京去了。

卻說楊騰蛟同了劉世讓一同上路。正是五月初的天氣，〇分炎熱，三人都赤了身體。那劉世讓見楊騰蛟身邊有三百兩銀子，又不帶伴當，心中甚喜，一路與劉二商量，趨奉著他。那劉世讓本是個蔑片走狗的材料，甜言蜜語，無般不會。那楊騰蛟是個直爽漢，只道他是好意，不防備他。世讓說道：「楊將軍，你此番到京，蔡太師一定重用，小可深望提掇。」騰蛟道：「你說那裡話！你前日說你已是太師得意近身人，怎的還說要人提掇？」劉世讓道：「楊將軍，你今年貴庚？」楊騰蛟道：「小可三〇七了。」劉世讓道：「小可今年三〇六。」便撮著嘴唇上兩片掩嘴須笑道：「楊將軍，如蒙不棄，小可與你結為盟弟兄，尊意何如？」騰蛟大喜，道：「劉長官見愛，小可萬幸。只是小可不過一個鐵匠出身，怎好攀附？」劉世讓大笑道：「兄長休這般說，便是小弟也因鐵器生涯上，際遇太師，得了本身勾當。」看官：凡是蔑片走狗的話，〇句沒有半句作真。他見楊騰蛟說三〇七歲，他便說三〇六歲；見楊騰蛟說鐵匠出身，他便說鐵器上際遇。那楊騰蛟是個直性男子，那裡理會得？當時心中大喜，暗想道：「我為人粗笨，又是初次到東京，正沒個相識。此人雖是武藝平常，人卻乖覺。我到東京，即有人暗算，我也好同他商量。」

當晚投宿，楊騰蛟便教店小二預備香燭紙馬，買下福禮，邀了劉世讓，結拜證盟了，二人便兄弟稱呼。就在那院子中心葡萄架下，散福飲酢。劉世讓道：「可惜兄長不肯吃酒，今日我二人結了異姓骨肉，兄長何妨吃幾杯？」楊騰蛟暗想夢寐之事，也不必〇分拘泥，胡亂吃幾杯打甚緊，便說道：「我不是不肯，委實吃下去便頭眩顛脹，心裡不自在。既賢弟這般說，我便吃幾杯。」當時取個盞子放在面前，世讓先敬了一杯，便把酒壺交與劉二。那劉二慙慙伏侍，騰蛟再不識得他卻是真正弟兄。店小二進來說道：「二位官人歡聚，何不叫個唱的粉頭來勸兩杯？」劉世讓道：「最妙，你去叫了來。」

不多時，店小二引著一個花娘進來，後面一個鴛兒跟著。劉二忙去掌上燈來。那花娘上前折花枝也似的道了兩個萬福，便上前來把盞。那店小二自去了。劉世讓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花娘道：「婢子小名阿喜。」楊騰蛟道：「你會跑解馬否？」阿喜道：「婢子不是武妓。」世讓笑道：「哥哥老實人，到底不在行。凡是跑解馬的武技，他那打扮都是單叉褲，不係裙子，頭上穿心抓角兒。」阿喜道：「近來武技好的絕少。有得一二個有名的，都是東京下來的。」騰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阿喜問劉世讓道：「二位大官人上姓？」世讓道：「那一位官人姓楊，我姓劉。你好一副喉音，請教一枝曲兒。」那鴛兒便遞過琵琶來。阿喜接過來告個罪，便去世讓肩下坐了，把一隻腳擱在膝上，把琵琶放在腿上，挽起袖口，抱起琵琶來，輕輕挑撥，和准了弦索，忽然□個指尖兒抓動，四弦冰裂，先空彈了一套溜板兒，頓開鶯喉，唱了一枝武林吳學士新制的《哀姊妹行·惜奴嬌》。唱道：

「夢繞青樓。歎蓮生火裡，絮落池頭。一任你嬌紅溫玉，誰竟逢杜牧風流。堪愁，薄命紅顏君知否？那裡個匹鴛鴦聯翡翠，下場頭只落得花殘月缺盡人憔悴。」

唱畢，世讓喝采一番。阿喜笑道：「粗喉嚨獻丑。」騰蛟道：「你可有戰場上的曲兒麼？」阿喜道：「略有幾套。」騰蛟大喜，道：「請教妙音。」便自己滿斟一杯，一飲而盡。阿官便又撥動琵琶，唱一枝《馬陵道》的《中呂·粉蝶兒》。唱道：

「打一輪皂蓋輕車，按天書把三軍擺設，誰識俺陣以長蛇。端的個角生風、旗掣電、弓彎秋月，喊一聲海沸山裂。殺得他眾兒郎不能相借！」

那四條弦索錚錚的爆響，果然象金鼓戰鬥之聲。歡喜得楊騰蛟一疊連聲的喝采。阿喜便收過琵琶，執壺來二人前把盞。楊騰蛟連吃了五七杯，忽然想道：「不要太高興了。」那劉世讓便把阿喜抱入懷裡，盡意的啣。楊騰蛟看不慣那惡模樣，把眼去看別處。劉世讓見了，就把阿喜推開，道：「兄長再吃兩杯。」騰蛟道：「我吃不得了，賢弟寬用。明日是端陽佳節，我和你暢飲。」世讓道：「這般說也罷，取飯來。」阿喜道：「婢子還有事去，不在此吃飯了。」世讓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一錠銀子，道：「這是楊大官人的。」又摸出照樣一錠，道：「這是我的。你將了去。」阿喜收起，道個萬福謝了，同鴛兒出去。

楊騰蛟道：「怎的要賢弟壞鈔？」劉世讓道：「休這般說。小弟同哥哥知己弟兄，一切銀錢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我無時向哥哥討用，小弟有時哥哥只管來取，計較什麼。」楊騰蛟道：「兄弟，休怪我說你，似你這般英年，正當要熬煉筋骨，將來邊庭上一刀一槍，全仗身子做事。不爭這花色上滑了骨髓，不但吃人笑話，抑且自己吃虧。賢弟須要依愚兄的言語。」世讓笑道：「遵教。我也不過逢場作戲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那鴛兒、阿喜拿著燈燭，著地照進來。店小二也隨在後面。世讓道：「你們尋找什麼？」阿喜道：「一枝翡翠玉搔頭，不知怎地脫落了。」楊騰蛟驚道：「方才還見你插在鬢邊。」劉世讓道：「我卻不留心。」劉二道：「你出去時還在你頭上。」阿喜聽得這話，心裡越發驚惶，道：「外面都尋遍了不見，只道二位大官人與婢子作耍，故意藏過了，故尋進來。」楊騰蛟道：「誰與你這般惡耍！便是作耍，此刻也還了你。且不可心慌，要在總在。」那劉世讓便把椅子、板凳都拖過一邊，相幫亂尋亂照。店小二、劉二芸田也似的地面上尋看。楊騰蛟也看了，不見。只見那鴛兒指著阿喜咬牙罵道：「糊塗屎裡挖出來的賤坯子，倒你娘的屎運，心肝裡不知對付那裡！回去剝了你娘的屎皮使用！」那阿喜嚇得面如土色，立在那邊不住的抖。鴛兒上前一個耳光子，打了個踉蹌，啼哭起來。楊騰蛟不過意，便問：「你那搔頭值多……」劉世讓連忙踢騰蛟的腳，連忙丟眼色，騰蛟不便再問。鴛兒挽著袖口罵道：「你哭，你哭！」又要上前打。店小二架勸著，一陣兒都出去了。劉世讓對騰蛟道：「這是妓院裡的苦肉計，兄長去睬他則甚。」劉二道：「此等老把戲，小人見得最多。」楊騰蛟半信不信，只聽得外面不知是拳頭、板子、巴掌一片價響，鴛兒平頭的罵嚷，粉頭的啼哭討饒，眾人的勸解，攪做一片。楊騰蛟忍不過，立起身要出去看，吃劉世讓、劉二勸住了，好半歇方得平靜。劉世讓道：「夜不淺了，請哥哥安歇罷。」騰蛟道：「再乘涼片刻何妨。」二人又談說了些閒話，劉世讓便訴說家下□分窘急，老母有病不能瞻養。騰故道：「賢弟何不早說！」便去取了一百兩銀子送與世讓。世讓也不謙讓，逕直收了。三人歸寢，當夜無話。

次日一早起身，正是那端陽佳節，一路上只見家家戶戶都插蒲劍艾旗。二人在馬上說說講講，正是五里單牌，□里雙牌，不覺走了多路。二人忽然說到夜來阿喜歌唱之事，騰蛟道：「□五歲的女孩兒，實是虧他。那枚玉搔頭終不知怎的，賢弟聰明，所見諒必不錯。」只見劉世讓笑著，懷裡取出一件東西與騰蛟看，道：「這廝們該晦氣！昨夜我們不但不出錢，反得了他的。」楊騰蛟一看，認得是那枚翡翠玉搔頭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怎的到你手裡，卻為何不還了他？」劉世讓笑道：「這廝自不小心，他坐在我懷裡時，便脫在桌子腳邊。我見他去了，不查起，我便收拾了。妓院中白受人的錢財多哩，叨他這點惠，值什麼！」楊騰蛟聽罷，不覺心中勃然大怒，那把無明火燒上了燄摩天，正要發作，忽然一個轉念道：「且慢！這廝既是這種人，枉是勸化不轉，同他論理亦無益，不如剪除了他。這裡人煙稠密，不便下手，且敷演著他。」便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忒愛小，這搔頭能值幾錢。」世讓道：「看不得，也值二□來兩銀子。」劉二道：「管他值多少，總是白來的。」楊騰蛟心內□分懊恨道：「不道我楊騰蛟這般瞎了眼睛，錯認了一個賊，當做好人。我想這廝在蔡京手下，這般得勢，還要貪這小利，平日不知怎樣詐害百姓。如今若除了這賊，卻救多少人！這裡人多，我想過了金銀寨，地廣人稀，今日還趕得到，明日就那里路上，砍了這廝，卻投別處去。蔡京抬舉，我要他則甚？有理，有理！」思量定了，便對世讓道：「賢弟，我們今日趕緊走，到得金銀寨，明日好趁黃河早渡。」世讓應了，心中暗喜。當晚果然到了金銀寨，投了客店。

原來那金銀寨是個僻靜所在，只得三五家小店。世讓私地裡對劉二說道：「這呆漢趕緊奔來此處，想是死期到了。我連日嫌人多，不好下手，今到這裡，你把那蒙汗藥端正在手頭，今晚就用。正是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」劉二道：「此地雖是小所在，到底有人，不如明日路上動手。」世讓道：「不過三五個人家，湊不到二三□人，誰敢攔擋我！況此去鄆城縣只得五□里，投梁山最近。你只依我去安排。」商議定了，世讓來對騰蛟笑道：「我等賞端節，卻在夜裡。」騰蛟也大笑。

那店裡房屋甚窄，騰蛟獨自一人在西邊一間安了鋪，世讓同劉二在東邊那間安了鋪。世讓便將酒肴擺在自己房裡，掌上燈燭，邀騰蛟過來暢飲。劉二已預備下兩角酒，把一角有藥的放在騰蛟面前。騰蛟也一心要殺劉世讓，更不轉變，想道：「這賊有些氣力，不如就今夜灌醉他，就這裡砍了他，省多少手腳。」那劉二便把那有藥的酒與騰蛟滿斟一杯，又將那好酒斟在世讓面前。世讓舉杯道：「哥哥請。」騰蛟便一飲而盡。不飲萬事全體，一飲了那杯酒，便覺得天旋地轉，渾身發麻，便道：「兄弟，我吃不得了。這杯酒下去，好不自在，我要睡了。」世讓道：「哥哥如此量貴，且去睡睡。」騰蛟忙走入房內，倒在牀上。世讓輕輕對劉二道：「藥發了。且慢動手，待他透了。」

那楊騰蛟在鋪上，說不出臟腑難過，心裡明白，身子動不得，想道：「不要是中麻藥，這卻怎好？」心里正急，忽然紅光滿眼，一陣異香撲鼻，心內頓覺清涼，安然無事。但覺得腹內異樣的攪疼，裡急難忍，便去窗外天井裡更衣。卻又好了，方立起身，隔窗子只見劉世讓同劉二兩個，捏手捏腳的窺進房裡來，手裡都拿著利刀。世讓叫道：「哥哥好些否？」騰蛟隱在黑影裡不做聲，只看那世讓、劉二笑道：「已著了道兒！」兩口刀一齊刺下，卻砍了個空。二人驚道：「眼見臥在牀上，卻怎的刀刺下去不見了？」劉二道：「必是藥少，他醒得快，到後面去乘涼。我去看來！」世讓道：「我在此尋覓，你去誘他來。」二人一齊搶出房去。騰蛟吃了一驚，叫聲慚愧，「多虧神天保佑，這廝倒來捋虎鬚！」當時大怒，便從窗子檻上輕輕的跨進房去，抽出那口雲天彪贈的寶刀，奔出房來。正迎著劉世讓，騰蛟大喝：「賊子焉敢害我！」世讓大驚，措手不及，急忙一閃，早被騰蛟砍著腰胯，倒在地上。騰蛟搶進一腳，踏在胸脯上，罵道：「直娘賊，我與你無冤無仇……」世讓叫道：「不干我事，蔡太師的差遣。」騰蛟罵道：「貪婪無厭的惡賊，正要除滅你，你却先來撩我。教你識得我，吃我一刀！」說罷，脍察一刀，割下劉世讓的頭來。

那店小二同幾個火家，雖關了店門，還未睡，聽見後面熱鬧，都點著燈火來照看。只見楊騰蛟殺死一個人在血地上，身首兩處，嚇得跌跌爬爬，都叫起撞天屈來。楊騰蛟提刀上前喝道：「哪個敢叫，叫的便與他一刀兩段！」眾人見他勇猛，俱不敢響，抖

做一堆。楊騰蛟道：「你等不要慌，還有一個不曾收拾。」便去店家手裡奪了燭台，翻身撲入後面園裡去。那劉二見騰蛟殺了世讓，心碎膽落，不敢往前面來，逃轉園裡爬牆，身子方過得一半。吃騰蛟趕上，左手撇了燭台，拖定後腿，扯離了牆頭，往草地上一擯，只聽得撲的一聲，跌得個發暈章第□二，動彈不得。騰蛟去一把揪了頭髮，曳到前面。

那幾個店家早都開門出去，喊叫鄰舍。叫得幾個攏來，卻都在店門外廝覷，不敢進內。騰蛟高叫道：「既有高鄰，同店家齊請進來，有話說。我不是歹人，休得懼怕。」眾人聽了，方放進來。店小二道：「楊爺殺了人不打緊，只是苦了小店。」眾人道：「壯士貴鄉何處？既做了事，與我們做主，不要就走了。」楊騰蛟左手揪著劉二，右手把刀指著眾人，說道：「眾位聽者：我楊騰蛟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再不連累平人，你們放心。且取繩索來，把這個活的捆了，聽我說。」楊騰蛟這席話上，有分教：銷聲匿跡，武士權歸巖壑；辨奸折獄，文官顯出經綸。不知楊騰蛟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